

第一冊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
集

世界書局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述春秋之事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本魯史故也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三年

左邱明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傳凡官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鄭國名姬姓武公即桓公名友周厲王子封於鄭今河南開封府鄭縣申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府宛縣鄭武公娶申國之女名曰武姜武者姓姜而諡曰武也娶去聲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即鄭伯次曰叔段共者後因段出奔共國故也

莊公寤生。

寤生即橫生是產之最難者

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

因難產而驚遂以命名

遂惡之。

因此失愛於姜氏惡去聲

愛共叔段。欲立之。

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立次以叔段為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亟音氣類數也

姜請命於武公使立叔段已不一次武公未之許也此段追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啓莊公兄弟相殘之禍也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

制邑名即虎牢關在管封府汜水縣武公既薨莊公嗣位此時名位已定不能遂其廢長之謀乃求一最險之地

地封段險則難以擊攻易於保守無非欲其安也為去聲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巖險也虢國名虢叔東虢君也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姬姓一封東虢在開封府滎陽縣一封西虢在河南府盧氏縣莊公謂制乃巖險之邑昔虢叔居

此特險而不修德為鄭所滅而死此兩車之鑒也若再以制與段是又蹈覆轍也此莊公恐其據巖險之地必致反叛故伴為愛惜之詞

他邑唯命。

謂欲他邑則唯命是聽

請京。

京鄭邑今滎陽京縣武姜因制不可又求一最大之邑封段大則地方廣遠蓄

積饒多無非欲其富

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

太音泰莊公之意謂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險亦必易制故順姜請使段居京不謂之卿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而特異其名以張大之謂之京城太叔使其無所顧忌而必陷於惡其毒甚矣此段

敘姜氏愛叔段急欲為之請封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音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言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若所封兄弟之都城非國之比不可

過三百丈過則大而耦國失強幹弱枝之道必為後日之患

先王之制。

所以先王立都城之制凡有三等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制雖三等總以國城為斷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也參者三

之一。

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

小九之一。

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此古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

今京不度。非制也。

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法度恐非先王之制

君將

一起先 點出母 子三人 一惡一 變遂醜 或國家 之禍世 間婦人 如此類 者甚多 一路寫 莊公聲 口俱毒

子稱母
姜氏失
于禮矣

百忙中
又入喻

不敢使
敢故且
貳也只
須禁之
便止

此事祭
子不聞
子封不
聞偏是
公聞其
爲疑案
可知

不堪。叔段有大邑將必爲鄭國之害君其何以堪此段敘祭仲以國制諫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焉音淹辟同避言請京出自武姜之命雖爲國害何所避之對曰。姜氏何厭

之有。姜氏叔段雖以鄭國與之亦何厭足之有厭平聲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滋長大也蔓音蔓延也姜氏雖君之母亦當早爲之圖或裁抑或變置使叔段待安其所無使如草之滋長而蔓延也蔓

難圖也。若至於蔓延而後圖之難矣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草之蔓者猶難於芟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成勢太大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爲之圖者也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加多行不義之事自作自受必致斃敗未必能爲國害斃音敝子姑待之。子指祭仲言汝且少待不必着忙此段敘祭仲又因姜氏之欲以諫既而大叔命

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邊也貳兩屬也果然叔段行不義之事欲命西北兩鄙之邑其所出財賦命其中以與鄭國中以入京城而兩屬焉已自己也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今西北兩鄙既屬鄭又屬段是貳之也君將何以處此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君欲以貳鄙與叔段則我請寧以爲君若弗與。則請除

之。若不以二鄙與段也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攜貳兩屬之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於禍此段敘公子呂之諫以善莊公之不教子弟大叔又

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今開封府延津縣兩屬者至此竟收爲己私邑直以廩延爲界見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公子呂字子封言今可正段罪厚將得衆。

土地廣大將得衆心上言生心猶介在兩歧之間此則直惡其棄此而歸彼也一步緊一步

公曰。不義不暱。厚。句將崩。暱親也不義之人人不與親即有土未必能有人雖厚必壞此段敘子封之諫以見莊公之不教其弟而又釀成也

大叔完聚。太叔收二鄙爲己邑之後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爲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

夫人將啓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叔段知其有襲鄭之舉將開導之以爲內應此二將字明明疑獄連坐姜氏妙公聞其期曰。可矣。莊公密探伺而聞其襲鄭之期曰前此以母愛之故段尙無叛之之形欲除之而未

可者至今日。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擊罪致討曰伐伐段于京是加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共一萬五千人也帥音率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京城之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知鄭不可襲乃走而入于鄆鄆音烟鄭地今開封府鄆陵縣公伐諸鄆。公料段必不能支子封當入于此復自帥師伐之期在必殺此又一一路也五月辛丑。大叔

出奔共。

段知勢不可支因而出奔共五月辛丑記其時也此段敘叔段之叛而莊公伐之其敘叔段事止此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書孔子所作春秋經也此句即春秋所書之經文鄭與周皆姬姓莊公於周實封伯爵故曰鄭

伯克者戰勝獲賊之名

段不弟故不言弟。

段與莊公同母弟也何以不稱弟以段不弟道似非弟也故不言弟焉依經釋一

如二君故曰克。

段居于京城過伯維大都韞國莊公之如二君相交戰而得勝者故曰克

焉依經釋二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其所以不稱莊公而稱鄭伯者以段惡未著莊公不早爲之所養成其惡以致伐之譏失教也至于殺段之事跡雖未形心已萌之久矣故謂之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

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虧他走脫也此二句是左丘明因春秋之文而自解其經所不書者此段引春秋所書而又釋之以見段與鄭伯之交失

遂寘姜

氏于城穎。

寘音志禁錮也城高牆也穎鄭地今開封府臨穎縣謂寘城之地在穎特注明爲考叔來爲莊公伐段○怒武姜築城於穎之地而禁錮之也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曰黃

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臨別與母爲誓之詞將平日惡已愛段之忿一總發洩此段敘莊公之城母亦是承上起下之文

既而悔之。

悔其誓重而難改亦是莊公良心發現處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

考叔人名穎谷

即穎之谷口也穎考叔鄭大夫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

聞之。

聞其悔非聞其誠

有獻于公。

或獻言或獻物

公賜之食。

食而捨其肉持挑

舍肉。

問捨肉之故

對曰小人有母。

只四字直刺入耳從耳直刺入心下俱美文耳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臣小人也小人有母所食不過粗糲未嘗嘗我國君內施之羹臣之

不食者以母在故也

請以遺之。

遺去聲與也敢請于君以君之賜臣者臣遺其母可乎

公曰爾有母遺。

句

緊我獨無。

公聞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曰爾尚有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慨也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有母謂之無不

公語之故。

語以啓段變鄭之故語去聲

且告之悔。

告以城母設誓之悔此八字括前半

對曰君何

患焉。

何患其誓重而難改

若闕地及泉。

闕音掘

隧而相見。

隧音遂地道也教公掘地爲道與寘母之處相通由此見母則是相見于黃泉也

其誰曰不然。

既不肯誓言又誰以見母誰以

此說爲不然此段敘穎考叔之善於迎機婉導

公從之。

莊公從其說遂掘一隧道與母相見以踐前誓看他天大難事只知兒戲便解

公入而賦。

入便賦也樂故也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詩曰大隧之中云云下做此融融和樂意見前此之怨毒釋矣

姜出而賦。

出然後賦也

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

洵音異舒散貌見從前之隱忍忘矣

遂爲母子

哀哀之聲婉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復從前怨毒聲

含涕聲至此始盡暢讀前段如淒風苦雨讀後段如煦日和風

如初。

母子之情遂復如舊此段殺母子相見之樂

君子曰。

君子曰者蓋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爲論斷後做此

穎考叔純孝也。

贊其孝行純篤

愛其母施及莊公。

自愛其母

捨肉遺之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如初如此施去聲猶與也言連及莊公亦全其孝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篤于愛親無有窮匱之時又能以己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儔類也

其

是之謂乎。

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一篇鄭莊公文字却以穎考叔結之以穎考叔爲孝子而以鄭莊公爲爾類也

過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之釀成

之也。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反弟于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哉。

鄭伯克段于鄆

從前鄭武公在申的地方。娶了姓姜的夫人，叫做武姜，他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只有莊公是寤生的，什麼叫做寤生，因為姜氏臨產的時候，受了驚慌，心裏狠不喜歡，取名寤生，明明表示厭惡的意思。況且婦人的心思，總是愛憐少子，就起了廢長立幼的念頭，想把共叔段立爲太子，那武公不肯答應，這件事就不實行了。後來武公死了，莊公即位，姜氏因其叔段沒有封地，要求把制的地方封他。莊公說：制是嚴險的地方，從前驕叔因為恃險的緣故，死在那裏，這地方是不好的。至於另外的地方，狠可以從命的。姜氏說，京邑地方很大，可以封他麼。莊公就把京邑給他，叫他去做京城太叔了。這時候有個祭仲，他說都城不得過百雉，是先王的制度，所以大都不得過百雉；中都不得過六十雉；小都不得過三十三雉；這是一定不易的，現在京邑的都城過百雉，違背古制，只怕將來要受他的害呢。莊公說：這是姜氏的意見，即使有什麼害處，也是不能避的。祭仲說：姜氏的慾望很大，是不可一味承認的，應該預先設法阻

止，譬如地上的蔓草，將來愈生愈多，蔓延滿地，只怕不能够芟除呢。莊公說：他的行為不好，沒有良好的結果，將來一定失敗的，你也不必多言，看他後來的結果，自然明白了。那曉得太叔果起了不良的思想，暗地裏運動北鄙西鄙的人，來服從他，這消息傳到公子呂的耳朵裏，心裏狠爲擔憂，他說民爲邦本，如果國民有攜貳兩屬的事情，怎麼能夠長治久安呢。如果肯把這君位讓給他，我們做臣子的自然去服從他了，如果不肯讓位，應該趁早去撲滅，免得搖惑民心。莊公說：這倒不用防備，他果有反叛的心思，只怕就有禍事臨頭呢。後來太叔竟把北鄙西鄙，統統佔去，一直到廩延地方，公子呂說：現在已有反叛的實據，正可聲罪致討，倘再置之不問，只怕將來地廣人衆，沒有法子制服他呢。莊公說：他的人不義不暱，現在佔了許多地方：得了許多人民：總是靠不住的，只怕就要土崩瓦解呢。這時候太叔果然實行反叛的思想，修葺城郭：聚集人民：繕治甲兵：預備卒乘：他竟要定期起事，二面暗約姜氏內應，要想乘莊公沒有防備的時候，大舉襲鄆。那曉得莊公早已知道。就差子封帥車二百乘伐京，那京邑的人，一霎時和太叔反對起來，太叔沒法，只得逃到鄆的地方，莊公親自統兵伐鄆。那太叔又不能抵敵，竟於五月辛丑這一日，逃到共的地方去了。春秋上說，鄭伯克段于鄆，照春秋的筆法看來。太叔和莊公，本是同胞兄弟，他做了叛徒，所以不稱他做弟的。從表面上一看，像有兩君的樣子，所以叫做克的。莊公養成他的罪惡，是有害他，所以說他是失教的。太叔本不是個君，所以不能够說是出奔的。那莊公既逐了太叔，又把姜氏趕出宮門，叫他住在城穎地方，對姜氏說：從此以後，不到黃泉，沒有相見的日子，後來心裏狠有點悔意，因想姜氏究是我的生母，這件事也不免太過分了。做穎谷封人的穎考叔，特

地拿了物件來獻莊公。莊公就叫他食飯，穎考叔把頂好的幾塊肉，留下不吃，莊公說：這肉是狠新鮮的，爲什麼不吃。穎考叔答：小人家有老母，小人的食物，都吃過的，只有君賜的羹，還沒有嘗過，此因留下這幾塊肉，要送給老母吃的。莊公聽了這句話，心裏狠有點感動，因說你倒有老母，我做了一國的君偏沒有老母。穎考叔說：這是什麼緣故，莊公就把姜氏的事告訴他，且說我做了這事，狠覺懊悔，不過這重大的誓是不可變更的。穎考叔說：這有什麼爲難，如果在地的底下，掘成一條狠深的地道，泉水自然出來，那就應了這不及黃泉不相見的誓了，難道還有人說你背棄誓言麼。莊公因想這法子狠好，就叫人掘成一條隧道。莊公進去見了姜氏，做了兩句大隧的詩，狠有一種歡樂的形狀。姜氏出來見了莊公，做了兩句大隧的詩，狠有一種暢適的形狀。這時候母子相見，狠覺親愛，和從前一樣了。這不是穎考叔的好處麼。所以後來的君子說穎考叔是純孝的，他孝順自己的老母，又感動了莊公的心，連莊公都曉得孝親了。詩經上說：孝子的心思，能够自己孝親，還又能感動人家，一齊都曉得孝親，這就是穎考叔純孝的這句話呢。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邱明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爲平王卿士世秉周政

王貳于虢。

虢諸侯西虢公缺仲也貳不專一也莊公威權日盛王猶畏之時虢

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

鄭伯即莊公以其不專任已政故忿怨王

王曰無之。

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認分政于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意

故周鄭交質。

實音

其實不
必如此
不妨爲
解昏愚作

至猶典當也平王恐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爲質以明不背約希圖苟安於一時

王子狐爲質於鄭。

平王子名狐往鄭爲質明未嘗貳也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鄭伯子名忽往周爲質明

寫鄭莊之惡不惟無君真是異樣慘毒一則曰要之以禮再則曰行之以禮全是以氣他不過之詞

不敢怨也。上但言交質。此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逼王立質。畢而後聊以公子塞責。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此段敘周與鄭交質之始末。**王崩。周人將舁號公政。**舁與也將者。欲行而未決之詞。平王崩。周之臣子遂成平王本意。乃質約而將以政事與饒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大夫帥音率。溫周邑名。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四月麥熟。鄭伯怒周人負約。使祭仲統兵奪而取之。**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即河南洛陽縣。其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周鄭交惡。**自此交質者。轉而交相疾惡矣。此段敘周鄭交惡之失禮。**君子曰。**此下皆左丘明託君子之言作斷語。**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由出也。中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雖各以子爲質。何益之有此。段一口喝倒交質之非。**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問之。**要約也。問去聲。離貳也使彼心與此心明而不暗。昧恕而不忌。刻而又要。結以上下大小之禮。則一言而終身以之。雖不必以子爲質。亦誰得以問其交也。此段正數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苟有明信。誠使此心明。白而信實。**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通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所生之草也。**蘋蘩蘊藻之菜。**蘋水萍也。蘩白蒿也。蘊藻聚草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菜者。**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所以盛之煮者。筐音舉。錡音奇。**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堪爲烹酒者。**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薦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之用。即用質亦不至用王子狐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言有國之君子欲盟約彼此之情者。誠能以明信爲本。而禮以行之。又何藉于質也。此段言畢竟不應用質焉。**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此非獨君子言也。詩國風有采芣采蘋之什。大雅有行葦洞酌之篇。按其爲義。明有忠信之行。雖潦物皆可爲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上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歷作證以論斷交質之非。

過商侯曰。纔曰交質。自然交惡。履霜堅冰。所自慎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中久已無平王矣。貳于號。特借題耳。卽舉國而聽之。溫之麥。洛之禾。吾亦懼其不免也。每閱先輩評語。多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爲左氏罪。愚謂賢如丘明。豈真尊卑莫辨。正妙在寫得無情無理。可笑可惱。而鄭伯之惡愈甚。此筆法也。讀者不可不知。

周鄭交質

鄭武公和莊公，他父子相繼，做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因為鄭伯專權，就起了不信任的思想，暗地裏把政事給虢公管理。那鄭伯知道這個消息，心中狠不舒服，忿然怨王。平王因說沒有這事，因此有周鄭交質一事。什麼叫做交質？質是典押的意思，因為彼此互啓猜疑，居然實行交質，無非欲鞏固國際上交際地位呢。平王就叫王子狐往鄭；莊公就叫公子忽往周；從此周鄭和好如初，這不是交質的效果麼。後來平王崩了，周朝的臣子，要將政事委託虢公執掌，莊公大不爲然，就於四月的時候，叫祭足率兵前去，奪取溫的麥，又於秋間的時候，奪取成周的禾，因此周鄭失和，互相嫉惡，就不能和從前一樣了。所以後來的君子說：凡事總要誠信，如果信不由中，只怕交質也沒有好處呢。大凡天下的事，第一要明白：沒有暗昧的心思；第二要寬恕：沒有忌刻的行爲；而又能要結之以禮，自然誠信相孚，即使不實行交質，難道還怕人離間麼。如果能够曉得明信兩個字，是實際上的要點，澗溪沼沚的草：蘋蘩蘊藻的菜，筐筥錡釜的器：潢汙行潦的水：這幾種物品，算是最菲薄的東西，可以做祭祀鬼神的祭品：可以做燕享王公的食品；況且有國的君子，聯合彼此的感情，如果能夠以信禮爲本，不失信用，不背禮法，那交質一事，斷然是不必的。國風上有采芣采蘋的兩篇詩；大雅上有行葦洞酌的兩篇詩；把詩的意義解釋起來，明明說能夠有忠信的心思，不論什麼菲薄的東西，沒有一件不可以用的。

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邱明

美而無子句爲下爭立之案

有寵句暗代禍胎寵字是一篇眼目

四句相因而下說盡禽獸之愛貽禍不淺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衛姬姓始封之君康叔文王子齊姜莊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人皆正宮位南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得臣齊太子名莊姜姜而衛莊公娶

于齊曰莊姜原其所自出蓋與太子同母爲東宮得臣之妹見所生之實也與下文駁人對看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娶于陳曰厲嬀

厲嬀姓諱曰厲嬀音圭

生孝伯早死

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

其娣戴嬀生桓公

娣音弟妻之妹從妻而來者曰娣爲妾也戴嬀厲嬀之娣戴亦諱也

桓公名完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或以姪女相隨而去今世用婢女隨嫁卽此意

莊姜以爲己子

莊姜無子因撫育爲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兵

莊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子而州吁秉性又專喜用兵好去聲

公弗禁

兵凶器也公又縱容之而弗之禁

莊姜惡之

莊姜以其有亂本領而爲惡之惡去聲爲此段

絞州吁得寵之由以爲諫之端

石碏諫曰

衛大夫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義者制事之宜方端也納者送之使入也義不當爲而爲謂之邪如好兵戈之類言愛子

者當以義方教之不可納於不正也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驕謂恃已凌物奢謂誇矜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節此四者乃邪之所自起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而所以有此四者由於寵

之太深祿之太厚之所致也此段泛論教子者當以義方不常溺愛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既習于邪勢必緣寵愛以爲階級而起篡奪之

禍此幾句積蓋憤極而爲此反語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

眡音眡安重視鮮少也言人有寵可恃未有不驕矜矜則必不肯降心而臣

服于人即或勉強臣服之其心未有不怨恨者既怨恨則必不肯安重而思亂此其勢之必然故言能不然者少也此段泛論有寵者必致禍亂雖蓋逆知州吁之必行篡竊故云夫皆挾

且夫賤妨貴

夫事有順逆禍福因之此不易之道也然順逆之事各有六臣再悉

數之何以謂之逆如庶孽之賤而妨害嫡長之貴者

少陵長

年少之人而陵犯年長者

遠間親

間去聲下同疎遠之人而離間親近者

新間舊

新寵之人而離間向所親愛者

小加大

卑牧之人而妄加于尊大者

淫破義

邪淫之人而毀勸正氣者

所謂六逆也

不安本分謂之逆此六者皆逆理之事

君義臣行

君能制命爲義臣能行君之命

國言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以在

所謂六順也

各循其理謂之順此六者皆順理之事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夫爲順未必得福爲逆則

禍可立至使去順效逆以致其亂國則是自速其禍矣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為人君者當務去禍今不去禍而又速之是決不可也

弗聽

莊公以驕人溺愛之

惑仍不裁抑其寵此段以順逆之理相較作推開說不必指定州吁而已力不能制乃告老而致仕此段以莊公不聽其諫因暫爲避舉之位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仇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可謂社稷之臣矣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

石碏之子石厚常從州吁遊石碏禁之厚不聽

桓公立乃老

莊公卒桓公立石碏知州吁必爲禍

過商侯曰。老臣謀國。計深慮遠。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是觸發語。是作用語。莊公當大猛省。舍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嗚呼痛哉。

石碏諫寵州吁

衛莊公的夫人，本是齊東宮得臣的妹子，叫做莊姜，相貌十分美麗，只是沒有兒子，衛國的人民，很有點可惜他，因此做了一篇碩人詩。莊公因莊姜沒有兒子，又娶陳國女子，叫做厲嬀，生了一個兒子，叫做孝伯，不幸早死，他的從嫁妹子，叫做戴嬀，生一子桓公，後立爲太子，莊姜很愛他，撫育以爲自己的兒子。還有一個公子，叫做州吁，是莊公的嬖妾生的，那州吁恃寵而驕，且歡喜弄兵，莊公任其所爲，並不禁止，莊姜見他這樣野蠻，心裏很厭惡他。這時候有個忠臣石碏，對莊公說：做臣子的聽見愛子的道理，須要教他曉得義方，切勿任他誤入歧途，驕呀奢呀淫呀佚呀，統是不正的行爲，就是邪的起點呢。什麼叫做驕？驕是恃己凌物的這句話。什麼叫做奢？奢是誇矜犯上的這句話。什麼叫做淫？淫是嗜慾過度的這句話。什麼叫做佚？佚是放恣無藝的這句話。這驕奢淫佚四個字，都是肇禍的原因，若非寵祿太過，決不至到這個地步。如果想把州吁做太子，應該預先早定，倘沒有這個意思，只怕將來要發生

篡奪的巨禍呢。況且恃寵的人，沒有不驕矜的，驕矜的人，沒有肯降心的，即使能够降心服重，沒有不心懷怨恨的，若果心懷怨恨，沒有肯安重而不思亂的，這也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呢。賤的易害貴，少的易凌長，遠的易間親，新的易間舊，小的易加大，淫的易破義，這就叫做六逆呢。做君的應該義，做臣的應該順，做父的應該慈，做子的應該孝，做兄的應該愛，做弟的應該敬，這就叫做六順呢。去逆效順，纔是做人的道理，如果去順效逆，禍且立至，恐不能倖免呢。所以做人君的，應該以去禍爲前提，如果不曉得去禍，而又不曉得效順，豈不是自速其禍麼。莊公聽石碚的說話，絕不贊成，石碚也沒有法子，他的兒子石厚，和公子州吁很好，遊則同遊，住則同住，好像自己的兄弟，石碚也沒法禁止，也只得聽之罷了。後來莊公死了，桓公繼任，石碚曉得將來定有巨禍，因此告老還鄉做一個隱士去了。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邱明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公魯隱公也如往也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是魯之遠地隱公將往觀捕魚之人于其地焉

臧僖伯諫曰。

臧僖伯魯公子名僖字子臧僖諡也其後爲臧孫氏

凡物不

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大事謂祀典戎其材即物料舉行也凡田獵所取鳥獸之物不足以供大事之用其無皮革齒牙之材足爲軍國器用之資則人君必不爲是舉動蓋以軍國祀戎爲重以遊觀宴樂爲輕也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軌一定之法物有用之器言人君所以不親舉者蓋以君之舉動百姓之觀瞻係焉凡事必要準乎法凡法必要適於用不但人君當明此義亦將引導斯民與之共明此義

者而可輕舉乎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講習國家之事以準度其合乎一定之法者謂之軌量即軌法中之輕重也度入聲量去聲

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以章明其物之可用爲采飾者謂之物此二句申明軌物二字之義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亟音氣數也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

物材二字提起
後遂段應
此篇作兩段看
上物不足以謀
大事而以亂政

緒之下
農以
講事
以非
所及
結

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物之無敗。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蒐音搜。索也。獮音鮮。殺也。狩。圍也。也。得乎此。段申上文。所以不舉之故。

亡以田獵。非其時。不足以講大事也。所以古之田獵。各因時以立名。春田曰蒐。搜取禽獸之不孕者。夏田曰苗。除禽獸為苗害者。秋田曰獮。取殺為名。順秋氣也。冬田曰狩。冬物華成。圍而取之。無所擇也。是豈縱志遊獵哉。皆於農事閒隙之時。講習大等。不妨其業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古者因田獵而講武。此四時之田獵。固以講武矣。猶必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軍。入曰振旅。治兵已畢。振旅而還也。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至到也。治兵歸國後。則告至於宗廟。因而

飲酒以計較。車徒器械及所獲禽獸之實數。此田獵之軌則也。數上聲。昭文章。但田獵非出征之比。軍似可不必不整肅。然觀其車服旌旗之間。抑何儼然有文而有采焉。明貴賤。將帥之貴賤。自有差等。必分明之。使無僭越之失。辨等列。

行伍之等列。各有不同。必辨別之。使步伐整齊有條而不紊。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列。取赴敵之義。還則在後。取殿師之義。抑何順也。少去聲。長上聲。軍後曰殿。音店。習威儀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演習武事之威儀也。此段承上講習大事而申言之。

鳥獸之肉。不登于俎。此其不軌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此其不軌者。則君不射。古之制也。器也。俎祭

皮去毛曰革。大齒曰牙。鳥翼長毛曰羽。器是車服之類。射音小。取也。何以見其材足。以備器用。蓋凡田獵所取禽獸之肉。不足登宗廟之俎。以供祭祀。其皮革齒牙。骨肉毛羽。不足登於車服之器。以爲采飾。凡此不適用之物。人君不親舉而射取之。此古之法制也。此段承上備器用而申言之。總以見人君所取。不取出於軌物之外。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常用之材。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山林之實。爲林澤之實。謂蓂莢魚蟹之類。早同皂隸。微賤小臣。官司有職守者。言無論不足備器用者。亦各有所司。若夫山林川澤之實。此皆器用之資。取之自有微賤之臣。職守之官。掌取以供國用。君不得與其無關於軌物也。小事且不可親。而况非時往棠觀魚。非遊戲事乎。此舉而申言之。公曰。吾將略地焉。謂欲巡行邊境。不得不躬親也。遂往。陳魚而觀之。陳。張設也。公往棠地使漁。陳大設捕魚之具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諫

不聽。託疾不從。君往。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春秋書曰。公矢魚于棠。職其非禮也。且譏其棠邑去魯國甚遠。人君爲祖禋宗廟之主。尤不宜輕往也。

過商侯曰。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所陳。是即玉杯象箸。漸不可長之意。略地兩字。明是懷諫聲口。故書法更無隱詞。且言遠地一語。爲僖伯更添無數忠款。是絕妙跳脫之筆。

數忠款。是絕妙跳脫之筆。

臧僖伯諫觀魚

這年的春間，魯隱公將往棠的地方觀魚，臧僖伯對隱公說：國家的大事，除掉祭祀和兵戎兩事外，沒有最重要的，所以田獵所取的鳥獸和鳥獸所有的皮毛，如果不合軍國器用，難道做人君的應該注重麼？人君是一國的主人翁，應該納民在軌物的中間，第一要準度軌量；第二要章明物采；如果不軌不物，叫做荒亂的政事，做人君的不曉得規矩法度，只管行荒亂的政事，恐怕就要失敗呢。從來田獵有一定的時候，春田叫做蒐；夏田叫做苗；秋田叫做獮；冬田叫做狩；統是農事閒隙的時候舉行，這就叫做四時田獵呢。等待三年大閱，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所有車徒器械的數目和獲取鳥獸的數目，一一計他的實數，這是田獵的一定規則呢。他如車服旌旂的文采；將帥士卒的貴賤；行伍步伐的等列；少長前後的次序；有威可畏，有儀可象，這都是演習武事的威儀呢。田獵所取的鳥獸，沒有可以登入祭器的；鳥獸的皮革齒牙和骨角毛羽，沒有可以製造器用的；做人君的因為不適用的東西，所以不親舉而射取，這也是先王的法制呢。山林所產的林木樵薪；川澤所產的菱芡魚蟹；都用器用所資的物器，自有皂隸官司執掌，難道是人君應該躬親的麼？隱公不聽他的說話，因說吾欲巡行邊地，並沒有遊觀的思想，當即往棠的地方，叫漁人陳設捕魚的器具，隱公看了一回，心中很有點歡樂，這一天羣臣隨同前往的很多，只有僖伯反對這件事，假說生病，不能隨行，這也是諫臣的一點苦心呢。春秋上說「公矢魚於棠」照溱秋的筆法看來，他說人君是宗廟社稷的主，不應該輕舉妄動，況且棠邑遠在他方，遠行遊樂，所以譏其非禮，難道隱公這件事，還可說他不錯麼？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邱明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隱公會齊桓公鄭莊公同伐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許莊公奔衛。

許已失國

齊侯以許讓公。

三國同克許齊侯以許讓隱公使取之

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

共音供君謂許國不供其貢賦故從君共討其罪

許既伏其罪矣。

許君出奔是伏不共之罪

雖有君命寡人弗

敢與聞。

雖以許國見讓我不敢聞此命矣蓋拒而不受也與去聲

乃與鄭人。

齊魯既不敢受乃聽鄭處置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鄭莊公見齊魯相逼竟毅然受之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鄭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

曰。

此下鄭莊公戒飭百里之辭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

人。

遲快也假借也言許為天所禍鬼神亦厭棄其德而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討之

寡人惟是一一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

同姓羣臣言我平日不能供給安億羣臣使之効命克敵其敢以天之假手冒為己功以取其國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

弟指叔段言我有弟尚不能和睦而協比之而使寄食于

他方謂元年太叔出奔共也餽音胡

其況能久有許乎。

言不能親親安能仁民不但不敢取即取之亦自思德薄不能長享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撫綏柔順此許國之人民也已上是追前已下是逆後只此一句點題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

獲鄭大夫公孫獲也佐助也

若寡人得沒于地。

若我得壽若我地下

天其以禮

悔禍于許。

言天雖禍許國我死之後天必加禮于許而有悔禍之心矣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無寧寧也茲此也謂寧使許公復國也十字作一句讀是心口相商語按社土地之主土地衆多不能盡敬故

封土為社以報功非土無以生種稷土穀之具土穀衆多不能備祭故立社神以祀之

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

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言許公復國之後若將來鄭國有所請求當如往日親戚之好而直降心以從鄭請是鄭雖不能久有許亦可以得許之益

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

滋益也謂無益也謂

得此土地以傷害鄭而我鄭國爭許國之地也偏音逼迫也他族暗指齊魯而言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

若他姓處此相逼害我子孫將廢舊危亡之不暇豈但不能有許許并不能

有公之讓莊亦不得不己第叔段何在而愛許莊之弟耶一井純是奸其妙文所欺也看他怕人說便自開口先說好極看他說在自己身後者明明自己已在時必不使

得悔禍也。俗言連棟俱喪。豈但喪許也。奸口奸心如此。只是極憂死後。可見生前更不容許吐氣。左氏竟被鄭莊禍過。

有鄭矣。況能禍祀許之山川乎。此欲其用許民爲守。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使汝處此。不特守許之社稷。亦賴以固吾邊陲。使他族不得相逼。害使上聲處上聲爲去聲。國邊陲也。此俱爲死後措置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此下戒防公孫獲之詞。

凡而器用財賄。

無實于許。而曰賄實音志同置。

我死。乃亟去之。

言我死不能與許爭。汝無財物之累。可以速于去許。以免其害。

吾先君新邑于此。

新邑即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

武公始遷。

王室而既卑矣。

周自平王東遷。

周之子孫。日失其緒。

凡子若孫不能續修前業。鄭亦周之子孫故云。

夫許。大岳之胤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胤繼也。言許乃四岳之後。非周之子孫。其與正未可量也。大音泰。

吾其能與許爭乎。

言我豈能以天之所賦而與四岳之後爭雄長哉。此言公孫獲不可久居許之意。

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

君子謂莊公克許而不取。是得奔亡繼絕之禮者矣。於是乎三字。蓋言鄭莊一生無禮。彼善于此。而姑許之。

禮之用。經國家。

可以經定社稷。

可以安序人民。

以親養人民。則親戚和睦。

利後嗣者也。

以之守位。則澤及于子孫。

許無刑而伐之。

刑法也。言許人無法。故鄭伐之。

服而舍之。

視服罪而不取其國。舍同捨。

度德而處

之。度量我德之厚薄而處置之也。度入聲。

量力而行之。

量我力之強弱而行之也。量去聲。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去聲。視也。謂公孫獲也。我死乃亟去之。是不爲後人之所累也。累去聲。

可

謂知禮矣。

言莊公處許之道。似與禮所謂經國家四語相合。非知禮者不能如此。

孫執升曰。鄭伯一奸猾機詐人。其心實欲得許。乃惟恐不能有許。所以不能不言。而又自難以顯言。

看他喃喃呐呐。從別國之事說一番。從本國之事說一番。從後來事說一番。從許大夫囑一番。其

言愈深藏愈覺淺露。一腔奸猾機詐心事。幾於刻畫殆盡。可謂極毒。亦可謂極神。

過商侯曰。鄭莊天資刻薄。不愛於弟。何有於許。看其老大機心。却言言忠厚。愈說愈悽惋。愈露

其權奸。於是乎有禮者。言捨此無一當於禮也。可爲欺世盜名者鑒。

莊公戒飭守臣

這年的秋七月，魯隱公會同齊桓公鄭莊公，統兵伐許，許莊公沒有兵力抵禦，只得逃往衛國，這時候三國的兵，已入許國，許已沒有君了。那齊桓公不願取許，讓給隱公，隱公說：從前許因不供貢賦，所以率兵往討，現在許已伏罪，蒙君厚意，把許國讓給寡人，寡人德薄才鮮，也只有敬謝不敏便了。桓公就把許國賞給鄭人，鄭莊公也不推却，居然承受。就差許大夫百里，隨同許叔前往東鄆居住，對百里說：上天因許君不道，特加巨禍，鬼神也不肯助汝，寡人也不過代天行罰罷了，寡人對於少數同姓羣臣，尚不能供給安億，豈敢以滅許爲自己的功勞麼？寡人有一個兄弟，尙不能同居，反叫他餬口四方，那裏可以佔踞他人的國土呢？只願你輔助許叔，能够撫綏柔順許國的人民，自然人民都服從你了，我再差公孫獲幫助你治許，那麼許國自然能够長治久安了。如果寡人得能够壽終，上天悔禍，許莊公能够復國，將來鄭國有所請求，許國當念舊好，自然降心相從，我鄭國也應盡保護的責任，斷不許他族兵力脅逼，爭奪許國的土地。將來我的子孫，倘遇他國以兵力脅逼，自顧且不暇，難道能顧及許國麼？此次寡人差你輔助許叔，所以期望你的至深且切，一要你守許國的社稷：一要你固我國的邊陲：這是我根本上的意見，難道還有別的用意麼？於是又差公孫獲前往許國的西鄆居住，對公孫獲說：你到許國後，你的器用，你的貨物，你的財賄，統統不要安置在那裏，如果我過世以後，你要急急回國，恐怕他們要設法害你呢？我的新邑，自從先君武公遷移到今，須要謹慎保守才是。因爲周平王東遷以來，王室卑弱，所以周朝的子孫，大都不能續修前業，況且許國是太岳後裔，我國是姬姓子孫，難道能够和許國爭雄長麼？所以